

「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中的眾聲與複調：

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報導

**Heteroglossia and Polyphony in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inema:**

Report on the 12th International Junior Scholars
Conference on Sinology

徐 明 瀚^{*}

Austin M. H. Hsu

一、前言：會議前情提要、概況與本文宗旨

一年一度的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是東亞知識圈的一項重要學術活動，由不同的院校系所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暨文明學系共同主辦，¹該會議每次也會依據不同系所的學術興趣，研擬出共同的議題

^{*} 作者現為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

¹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暨文明學系在歷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上唯獨只有第二屆（2004年）是非主辦單位，其餘各屆皆有主辦。第二屆

與學術的方向，而會議歷年來舉辦的宗旨就是希望連結國際與臺灣青年學者，一同加入這個學術的新方向，並且探索跨領域的多種可能。

2013年7月30日與31日於中興大學召開的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大會主題「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即是一個近年興起的研究趨勢，論題主要集中在「華語語系」如何可能成爲一種重新思考亞美文學、中國語文以及東亞華語圈的學術研究路徑，另外基於此拉開跨度的研究範域，則是重新檢視文學領域與影像領域的互文共通點與相得益彰之處。有多位與會師長曾向筆者表示，本次大會的主題是最爲集中的一次，他們皆樂見於此次議題緊扣現今的學術脈動且投稿者眾的整體現象。具本次大會徵稿公告的消息指出，本次主辦單位收到共計160件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臺灣等十數個不同國家的青年學者投稿，大會最後決議增額錄取，包括40名正取。會議中每篇發表的論文皆有適當的評論人予以回應。

本文作爲會議報導，當首先爲讀者回顧本屆會議幾個重要的演講與發表，其中涉及王德威教授演講引發的現場討論，以及其所意欲對話的史書美教授專著《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此外，筆者亦將爲讀者整理一些大會中與此對話會有相關的研討子題內容，由於本大會將有兩本論文集且在之後會有專書出版，所以筆者的報導將只是選擇和整理出過去演講學者著述中與會議上青年學者發表論文內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幾種思考路徑。與此同時，而更重要的是，筆者身爲本會發言人之一，亦將在從中提出一些側面觀察與後續對個人論題的省思，所以本會議報導將從特定問題意識切入，必有局限之處，還請讀者海涵。筆者期望能在本文中，將「眾聲喧嘩」與「華語語系」等論述放在同一個具理論意義的層面，摸索出一些理

(2004年)與第三屆(2005年)另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與主辦，第八屆(2009年)則有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教育部邁向頂尖計畫與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所及漢學系參與主辦。

論對話上與文本解讀上的未克竟全功之處，並且以此衍伸指出「文學與影像」落實到文本與脈絡中的跨領域論述核心關係為何。

二、「華語語系」的戰略與戰術： 會議的普遍爭議與共同議題

史書美的專著《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以及她所主編的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是本次青年漢學會議隱然但卻明顯的對話對象，因為大會所討論的主題「華語語系」（Sinophone），是由史書美教授在該書中所寫之核心論題，再加上「文學與影像」也即是史教授所謂的「表述·呈現」。但由於史教授並未親身參與本會，所以本會的與談人與發表人就只能就她本人曾提出的書面論述與《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一書來進行對話，於是相關的問題意識則以單方向性的發言隱然地存在於「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會議論文的字裡行間之中。

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的書面論述究竟引發出那些問題意識的交鋒與討論，筆者只能在此稍事勾勒整體的問題狀態，至於每一位學者回應的問題位置因各有殊異，筆者若有未及，還請讀者見諒。就整體大方向而言，史書美引起學界討論的主要論域有二，筆者在此概以「戰略」（strategy）與「戰術」（tactics）命名之：一個是她戰略性地利用「華語語系」所進行的「反離散」論述，這是就學術層面乃至於文化政治層面進行的部署；² 另一個則是較為戰術性的討論「華語

² 這部分的論述，參見史書美著，趙娟譯：〈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一文，《華文文學》2011年第6期，頁5-14；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蔡建鑫校訂：《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最後一章〈華語語系的時間與地方〉。

語系」如何施作於文學與影像的文本解讀，並且如何放在新的脈絡中進行分析。³ 前者是主要引發較大駁辯（爭議包括了此一論述是否重構冷戰的文化政治？是否缺乏辯證的方式思考中國中心主義與離散問題？乃至於這是否是一種排他性的（臺灣／華人）主體性建構？等等）的論域，後者則是在文本與脈絡解讀技術上的援引與敷用，這部分似乎爭議較小，而這也是絕大多數青年學者會將自己論文去與史書美相關論述發生關連的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文本與脈絡解讀技術上的援用，仍然也有幾篇文章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去與史書美的論述重啟對話，並從中擴大戰略性的定義或展開新的戰術協作關係。

王德威教授在大會首日上午進行了主題演講，講題為「眾聲喧嘩『華』：華語語系研究的方法與問題」，演講的絕大部分是介紹了與會發表者的主題各自如何與本會的子題分項如何相關，雖然並未完整的提出他個人過去對「眾聲喧嘩」一詞的學理推廣如何與史書美「華語語系」的論述進行關連的理論與方式，但實際上也觸及了上述的幾個主要論域的戰略爭議與戰術協作可能性。本小節以下就先指出「華語語系」的戰略爭議部分進行勾勒，至於戰術協作可能性，則留待後面的節次進行報導。

王德威教授主題演講現場乃至於青年漢學會議這兩天下來引發了不少學者特別是針對戰略的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這類見解不僅在會議回應與發問時間被提出，也發生在休息餐飲席間。其中當然不乏比較非論述性的、意見式的見解，但當然也有耐人尋味的犀利灼見：

比較非論述性的、意見式的見解，那就是「華語語系」是皆可以被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等各種系所視為「理論資源」。筆者認為，這只是一種說法，且有待商榷，因為「華語語系」是否是一種理論，是有待學界檢驗，而就史書美亦曾自謙而言，那是一個文化生產場域的

³ 《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全書除卻文學作品分析，從導論開始就不乏有華語電影與藝術作品的解讀。

形塑，所以這種一切皆可含括為理論資源的說法，是「華語語系」問題意識處於未能被確切化的階段。

再來的一種見解，就是比較務實且理解史書美提出此論述之語境的學者，席間不只一位學者皆有提到「華語語系」是牽涉到亞裔學者在美國從事亞美文學研究的資源不足與未獲重視的困境，而在太平洋的另一塊大陸的一端，中國大陸的中國文學研究界則普遍存在著一種認為「海外文學」或「華文文學」是次級性研究的心態，而這在非中國的中文系甚至也有這種態度。於是史書美「華語語系」的提出，雖然討論的範域（地理幅員與論題）太大而可能錯失文本（文論文學或影像）中細緻幽微的真實之處，但實際上這是再真實不過的場景，故史書美的著述若視為一種徵候，也具有其現實意義。

然而，現場也有人以在臺灣的文學教育界的現實性提出質疑，臺灣各個學科與學系的設定，已各有其專攻，華語語系的提出之必要性在哪。而黃美娥教授則因應這樣的質疑，而積極性地重思「華語語系」落實在教育系統中，她舉例到東華大學的華文文學系與臺灣曾興起一陣以臺灣文學為名創立的研究系所各有其限制，但要如何能後繼有人（面臨少子化）和後繼有力（面臨學術資源分配的狀態），的確是當今學界首先應該思考的問題。筆者換言之，對這些提出質疑的人來說，重點還是處在一種如何將「華語語系」看作是否作為一帖良方的懸念之中。

對於筆者來說，以上「華語語系」作為文學與學術生產條件重新分配的意義，僅只是作為具備戰略意義上的研究。然而，在這個戰略佈置中，大會中王德威關於「眾聲喧『華』」和張小虹關於「『滑』語語系」卻是筆者認為真正觸及史書美「華語語系」在戰略上的某種局限性，乃至於戰術上無法進行細緻理論化的問題所在，雖然兩位師長先進只是較簡單扼要地提及，但筆者認為其言外溢意甚深且廣，將在下面的兩個節次中就這個論題進行的引申，並舉出與此相關的大會青年學者論文之例。

三、「眾聲喧嘩／（華）」：

將自我與他者並置的文學觀念

王德威教授為本次大會所給的演講題目「眾聲喧『華』：華語語系研究的方法與問題」是一個極具巧思的改動，我們知道王教授在過去曾寫有兩本以「眾聲喧嘩」為題的文學評論集：《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遠流）與《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麥田），而他在麥田所主編的人文書系之中，也相當早的引進了劉康教授所寫的《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所以「眾聲喧『華』」的題名是明顯指涉於王德威過去將巴赫汀（Bakhtin，1895-1975）的 heteroglossia 觀念借用洛夫〈眾荷喧嘩〉意象改譯為「眾聲喧嘩」之舉，而今日他將「眾聲喧嘩」改動為「眾聲喧『華』」，其意義就本遠非只取對於「華語語系」此一學術研究現象是某種百花齊放、各家爭鳴的盛況描述而已，而是「挖掘主體意識內『自我』與『他我』交相作用的潛流」。⁴

在這個近似於將自我與他者放在同一個平面上等量齊觀、無高低優劣之分而只有保有「自我」與「他者」的主體內在細微差別的意義上（或是王教授常說的「將我包括在外」），筆者認為與史書美教授的「反離散」論述產生對質。因為「反離散」論述似乎在反中國中心主義與反源頭想像時，過度割除了華語文學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某種親緣性或挪用性，使得這個根／源（root）與徑／流（routes）的論述方式變得對立而水平垂直交叉，而或視覺性認同的形構過分依賴於某種尋求跨國或全球影像商品化的流通，而少了斜面連結或傾斜觀看的可能性。而這也是許多論者認為「華語語系」不應該是排除性地去建立新的疆域與邊界。在這個意義上，王教授多次提及的「請把我包括在

⁴ 王德威：〈序〉，《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頁5。筆者就不在此展開巴赫汀眾聲喧嘩觀念與華語語系的理論內在連結可能，將以另文處理。

外」說法就變得有趣而且相當生動，點出了不同語系間欲迎還拒的諸種根或徑、源或流的辯證狀態，以及從文學或影像文本中找出主體內在接連與斷裂關係的可能動態。

在分割疆域的意義上，大會中有多篇文章基本上仍然是援引了史書美的「反離散」框架，而這也是這樣的援引，也體現出了這些論文在戰略上明顯用意，以下略舉兩例：如楊傑銘〈一面之緣·世紀之爭：蘇雪林反魯論述的成因與臺灣文學場域的關係〉直接叩問文學論爭的場域，一方面以史料爬梳了蘇魯之間可能僅只是個人於文學場域中的新仇舊恨，另一方面接合了冷戰架構（如國民黨的反魯論述）的親緣關係，於是我們也可以看出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場域的某種可容存疑之背景。或是如詹敏旭〈華語語系的發聲：非正宗與臺灣的（不）重要性〉將高行健的《八月雪》中「慧能接鉢傳鉢的故事展現出一種逸離正宗的實踐」（見論文集2，頁225），並接合了回臺灣政府與高行健合作以擴大國際能見度的方略，然而這卻也強制性的將臺灣的低能見度與人權高度等問題突兀地置入高行健於臺灣的劇場製作之中。

相較於只是戰略性的討論文化文本的外在環境，文本的互文性狀態應該是要放回每個文學或影像文本的脈絡性位置，而這有可能會與特定傳統有其親源／親緣性（比方說中國的文學傳統），這可能無法避免，但也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文本在影響論脈絡中進行自身質變的關鍵在哪，並且這些內在質變是否能自成一個可以平行比較的系統，將「華語語系」真正的動態切面勾勒出來。

在內在質變的意義上，華語語系的論者就有其必要對文學傳統與各種形式的美學遺緒進行爬梳與清理，就此而言劉淑貞提交的論文〈起源與邊界——現代主義的倫理債務與美學限度〉則是此一梳理工作的佳例，本文勾勒出臺灣戰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中國性與抒情傳統是如何發生，而使得現代中文的文學邊界形成之後，因為其特定化的美學向度成為留給當今寫作者有待清償的債務。筆者認為也正是這種對

語言本體與被實體化後之中文的來回探問，主體才能在最基進之處找到自我與他者共處乃至於可以一起撤退與防守的空間，而文學主體的內在質變與成長也才能徹底發生／聲。

四、「華／（滑）語語系」：從同文同種到走音變意

如果說王德威的「眾聲喧嘩／（華）」是涉及一個語言的盛載者如何含括他者入內或是將自身包括在外的表意過程，而去形構「華語語系」文學寫作或文學史的動態。那麼大會當天王德威演講後，張小虹教授在聽眾席間提出的「華／（滑）語語系」，則是將這樣的動態放回到了語言本身更為內在的質變當中，而此種語言的流動性常常顯現在表音的過程當中。而筆者認為這也正該是「華語語系」（sinophone study）所需多所著墨的音調（phonic）研究。

張小虹教授在會場上曾指出了「華語語系」研究面對的學術場域（如前所述的「亞美文學」處境）與臺灣應不相同，她打趣地指出，她想到的「華語」反而是語言本身的層面，或許不是「華」，反而是「滑」，她說她喜歡此字帶有一種鬆動、游移的性質。筆者認為，或許也正因為這種「滑語」的研究傾向，可以為「華語語系」語言本身說出更多接近於語言技術（包括文學語言與影像語言）。

就文學語言來說，「華／（滑）語語系」其實可以與「眾聲喧嘩／（華）」分享共同來自於巴赫汀的問題意識，那就是華語作為「多音複調」（poly-phonic）的可能性。換言之，筆者認為「華語語系」雖然在戰略上似乎應多多益善，如史書美所言去囊括地方語言：「另一方面，華語語系是特定地方的地方語言的薈萃，其意義與表意過程不必只以主流語言為衡量標準」。⁵ 但史書美也曾在《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強調閩南語、客家話與臺灣各種原住民話

⁵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蔡健鑫校訂：《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57。

都是與普通話有別的獨立語言，而國語相比之下就較明顯具有華語語系的特性。換言之，筆者認為史書美在此處理的華語語系，相當容易被學界將其與地方的多元語言主義的多語種狀態搞混，從而去提倡臺語、客家語也都是華語語系可以討論的語種範疇，但若從巴赫汀的「多音複調」或是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1925-1995）與瓜達希（Pierre-Félix Guattari, 1930-1992）論「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時所說的「在本國語中創造外國語」，兩者皆非要拿另一種語種來與國語對峙與抗衡，而是在國語之中以特定的音調與技法創造陌異的熟悉感，在這個理論的意義上，史書美所重視的「表述」實踐，還是較多仰賴於屬地主義式的方言口感（比方說基於閩南口音的臺灣「國語」或是基於潮州口音的新加坡華語等等），並非根植於文學自身的技術分析（如「滑」語的語言形式操演），而多半是文化地理式的地方化與方言化接引（「華」語在世界各地的使用／僱用情形）。

王萬睿的〈華語語系、腔調電影與《臺北星期天》〉系統性的回顧了學界有哪些人討論過電影中的腔調問題，並舉出過去被認為是腔調電影的案例，該論文接續林松輝對史書美「落入一種問題性的『語音中心主義』的窠臼中」（見論文集1，頁324）的批判之中，王萬睿提出了電影主要語言是菲律賓話（與連菲籍主角都聽不懂菲律賓地方方言）的電影《臺北星期天》為討論對象，該論文雖然以菲律賓語來質疑「華語語系」的設定。但筆者認為，該文恰恰也是因為如此選題而逸離了原先「腔調電影」所意欲進行在語音上進行特殊化表述的可能性探討，而拿了跨語種的論題來回應史書美，這則是陷入了另一種非華裔的地方化與方言化接引邏輯之中（這樣的邏輯我們同樣也可以在熊婷惠的論文〈華語（語系）電影？試以華語語系看邱金海之《伴我行》〉看到，不過跨語種的例子是從菲律賓語轉移到了英文）。但本文則在視覺探討方面，的確打開了一些與「華語語系」的「呈現」產生戰術性協同的對話關係。

本次會議中有許多論文在技術性協同的層面上，以史書美「華語語系」的地方化與方言化的問題感，指出了遍布於華語語系地區的語言教育政策（如：崔文東〈香港中文大學新文學教育之建立：以香港青年文運、南來作家為中心〉、雷秋明〈「華語語系」的文化生產：馬來種族霸權底下的華文教育論述之轉變〉）或是作家反普通話（北方方言）的在方言操作（如：劉雲〈誰的「南方」？——淺析「失語的南方」概念的雙重性〉），這類文章雖然靠近了史書美所述華語語系作為文化場域的生產的題旨，但卻因為變成處理環繞在語言外部的建制性與跨語種問題，而離開了將「華語語系」的表述（表意與表音）實踐放在巴赫汀或德勒茲等人的理論問題性層面之中。

五、結語：邁向一種複調的文學影音互文性研究

華語語系的「文學與影像」，也即是史教授《視覺與認同》副書名所謂的「表述·呈現」，換言之，筆者亦認為華語語系的表述實踐並不應尋求文化多元主義或多語種的另類解套方案，而是要從文學「表述」轉進入視覺「呈現」的研究領域之中，也就是「華語語系」研究的跨領域不盡然是與研究不同語種的系所（如客語系或民族學系）的橫向連結，亦非是與中文系所的垂直接續，而是如《視覺與認同》的作法，將「華語語系」的研究觸角伸入視覺藝術（包括電影與美術）的領域中，去對「表述」與「呈現」進行更為細緻的文本分析與脈絡設定。

在這個「華語語系」的表述與呈現的意義上，本次大會中有論文是在處理巴赫汀「多音複調」的小說論意涵（呼應王德威的「眾聲喧嘩／華」），以及處理德勒茲「內在流放」的小文學技法（呼應張小虹的「華／滑語語系」），莊宜文的〈同聲複調：小泉盜泉〈漢詩之沿革〉與〈中國詩之沿革〉譯文在臺雙刊問題初探〉直接在論文標題上暗合於巴氏，比對了小泉盜泉的兩個中譯版本之差別，而在戰後新版本中

將日本相關辭彙的去除與轉化，形成了一種可供政治解讀的差距。乃至於大會整個6B 專場「華語語系文學與香港」的文章如沈海燕〈文化落難者的心態展現：五〇年代徐訏早期小說及改編電影——以《星島晚報·星晚》連載及《盲戀》為例〉、翁智琦〈流亡時代的香港書寫：趙滋蕃《半下流社會》與邱永漢《香港》〉都形成與史書美「反離散」的對話空間。

徐明瀚的〈在世界之內的晶體—影像：論王家衛《一代宗師》的內在流放〉，則是以理論性的平面討論德勒茲「晶體—影像」的觀念如何來自於巴赫汀「自由間接論述」（free indirect discourse，是巴赫汀對話理論與複調小說論的前導核心觀念）與巴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對此觀念的影像化過程，作者並將王家衛《一代宗師》視為一種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內在於中國但卻保持德勒茲「種子」之晶體影像意義上流放，藉此回應史書美的「反離散」論述可能錯過港人藉由創造世界共和之想像進行內在流放的複雜操作，意即：根（宗師追尋之路）與流（李小龍將詠春揚名世界）之中，葉問與王家衛所處的複雜辯證過程之動能勢態。

「眾聲喧嘩」中之所以能去建立同音異形的眾聲喧「華」的可能，就在於每個論者皆可在「華」語中產生自己的問題意識，並且在這個包含自我與她我的對話性位置，會有無數的「滑」音與複調在表述與呈現著，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那些與「華語語系」戰術性協同的文學與影像，就應該被一一指名出來，互文地被放回特定的脈絡之中，形成對位關係下的多方通話，本屆國際青年漢學會議，集結了數十篇論文，未來也將會有專書的出版，希冀本文在此能夠提供一個「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與巴赫汀「眾聲喧嘩」、德勒茲「小文學」形成「複調」理論平臺可能性的思索，是為記。